

QYRKL

秋风也让人快乐

苏叔阳 / 著

人耐不住寂寞，耐不到这一地步。

今天需要的绝对是冷静的思考，需要冷静
或是的对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评估，
自大也不懂事，一切都

我躺在床上，犹如一匹被囚禁的
有边。我对自己不满意的，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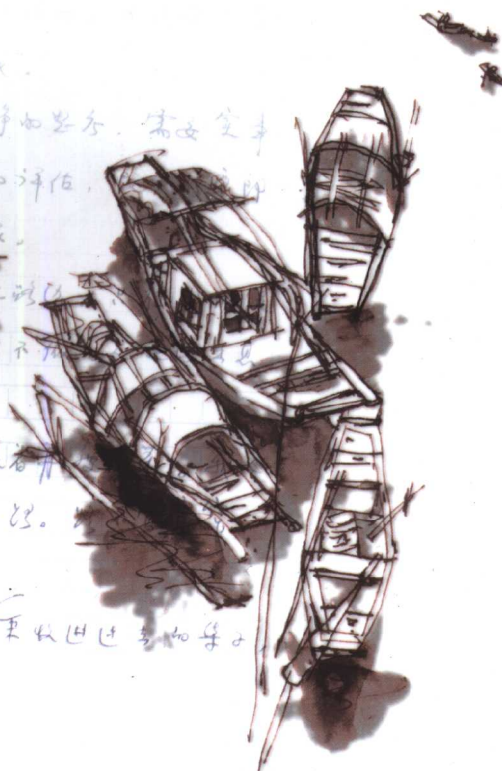
春天来了，希望也紧跟其后
可以提笔为文，这就是心迹。
早先冬日下笔时的脚步。

这本散文选，有许多^文章，
也收进过许多如金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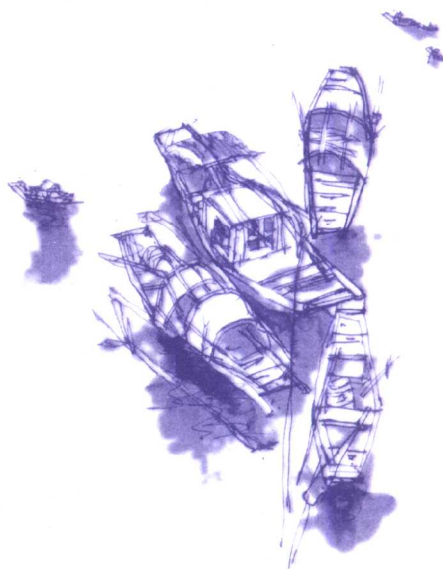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秋风也让人快乐

—— 苏叔阳散文自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秋风也让人快乐 / 苏叔阳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430-5

I. 秋… II. 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536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217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18.00 元

我们许多的所谓“热门话题”，不过是我们沉不住气的表现；我们许多的所谓“热门话题”，不过是一些人耐不住寂寞而制造的把戏。

今天需要的绝对是冷静的思考，需要实事求是的对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评估，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事事都随了人家。

.....

春天来了，希望也紧跟着再度发芽。我又可以提笔为文，重新走上小路。路不管宽窄，毕竟容得下前行的脚步。

——作者

责任编辑：张森
封面设计：张振洪

过往的屐痕(代序)

21 世纪的第一年,对我来说,折磨多多。从 7 月起就住院,各种检查令人难耐,接着是个大手术,再次把我拉回到人世。然而,躺在病床上许久许久,直到春天将到,我才复苏。

我的左背如今真像我们祖国的土地那般沧桑。可我并没丧气,这世上除了死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打倒。只是我还不能尽兴地工作。不能提笔(我至今还没有使用电脑写作)是种痛苦,我只能隐忍着,看着许多人与许多事走马灯似的在文坛行走。

思索,其实是种幸福。这几年此起彼伏的“热门话题”还不够我们好好思索的吗?单单一个 WTO,竟然让一些“时之圣”者慌了神,也要将中国的文明急忙忙地与世界“一体化”。可那个“一体化”的“世界文明”在哪里呢?倘那只是个梦,我们又何必先行向梦投降呢?说穿了,“一体化”的“世界文明”不过是一些霸道的国与人希望全世界都按照他们的旋律跳跟起舞罢了。

我们许多的所谓“热门话题”,不过是我们沉不住气的表

现；

我们许多的所谓“热门话题”，不过是一些人耐不住寂寞而制造的把戏。

今天需要的绝对是冷静的思考，需要实事求是的对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评估，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事事都随了人家。

我躺在病床，犹如站在路边。只能想而没有走。我对自己不满：只想不做的人是没出息的。

春天来了，希望也紧跟着再度发芽。我又可以提笔为文，重新走上小路。路不管宽窄，毕竟容得下前行的脚步。

这本散文选，有许多文章并未收进过去的集子，不是说它们怎么格外的好，留到最后示人。而是我希望不要这本书是另外几本书的“克隆”。况乎我还没到“最后”阶段。

两次被称做“绝症”的病，并未让我觉得太阳褪色；我的前头还有一条并未印上足迹的路。这本选集不过是过往的一个小结，我还会一秉初衷，努力写些时代的纪录，将我生命的所有，捧给我的民族。

我会一直在路上行走。

2002年3月10日

目 录

苏叔阳散文自选集

过往的履痕(代序) /1

我的独白 /1

片言断语 /7

春天的梦 /13

我的圣地:图书馆 /17

我爱莲花 /20

赤脚踏在小路上 /21

——关于我的短篇小说的几句话

春风吹拂的夜晚 /26

我为何不养猫 /29

留在心底的眼睛 /32

我在梦里很年轻 /35

花甲少年 /38

目 录

苏叔阳散文自选集

- 渴望激情 /41
燃烧是美丽的 /44
树叶 /48
居住最高处 /53
生活中的“红烧头尾” /59
秋风也让人快乐 /64
新千年健康寄语 /67
- 家,不思量,自难忘 /69
妈妈,谢谢您 /71
妈妈永远年轻 /73
我和妈妈都属虎 /75
早该说的一些话 /79
——祭先父

目 录

苏叔阳散文自选集

岳母,向您学会宽容 /86

生命的延续 /90

台北三叔 /94

台湾,我思念你! /99

我们美好的日子 /104

理想的风筝 /107

应该永远记住他 /111

给那位岛上的朋友 /117

记胡耀邦同志一件事 /121

人生的宝箴 /125

迟到的谢忱 /128

——悼汪曾祺先生

愿您永久和春驻 /132

目 录

苏叔阳散文自选集

- 敬悼夏衍前辈
您的烛火永不熄灭 /136
- 痛悼陈荒煤老师
飘逝在云海 /139
- 悼画家郭传璋先生
特区特戏 /141
- 永恒的圣洁 /144
- 看李伯安画展
《燃烧的汪洋》后记 /147
- 冬天的雷雨 /149
- 逝去的浪花 /152
- 心灵的放飞 /156
- 在台北,见“少帅” /162
- 拜会张学良先生记

目 录

苏叔阳散文自选集

- 月海诗话 /171
- 蕉院听雨 /178
- 漓江啊,愿你与美同在 /184
- 从化,我心中的温泉 /187
- 畅游白洋淀 /191
- 情系升旗山 /194
- 访马散记
- 再见,马尼拉 /198
- 身披新装的贵妇人 /205
- 巴塞罗那印象
- 丽雾·美梦·电影 /215
- 在西班牙拣到的杂感
- 洗温泉 /221
- 旅日小记

目 录

苏叔阳散文自选集

吃面条 /225

——旅日小记

小记德黑兰电影节 /229

地中海点滴 /233

——访阿尔及利亚、叙利亚散记

春天在你心里 /241

谨防流言 /244

“一阔脸就变” /248

纳税的感想 /250

出新 /253

中国人的“活法儿” /256

得有主心骨儿 /261

我不相信 /264

目 录

苏叔阳散文自选集

中国人是几元化?	/266
浮华的世风与文风	/268
想得开,不容易	/271
花样翻旧	/274
百姓对“官”的要求	/276
小议“潇洒”	/279
难得潇洒	/283
由第一个千年看过来	/286
要好好了解中国	/290
但愿人长久	/293
新世纪里不欢迎“炒作”	/296
全球化浪潮中我们的责任	/298
苏味道与苏东坡	/303

目 录

苏叔阳散文自选集

切莫数典忘祖	/307
青春无悔	/310
——读《草原启示录》	
关于“神童”的感害	/313
关于“少年作家”的几点议论	/317
怨谁?	/322
说“酷”	/327
说“惹”	/331
可贵的承诺	/335

我的独白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我生于古城保定,满眼所见是侵略者的残暴,可谓生于忧患。幼而父母不睦,是为欠缺荫庇。国破家亡,难称幸福;藜藿之羹,何以聪健?从小儿,我只是个凑合着念书的小淘气儿。上树掏鸟,下河洗澡,逃学旷课,稀里糊涂。我的艺术启蒙师是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变戏法儿的、拉洋片的、演落子的,乃至敲着牛胯骨数来宝要饭的。所以到今儿,我入不了雅士的沙龙,只能以“俗”与“土”混迹文坛。“三字同头常当当,三字同旁吃喝唱。皆因为吃喝唱,才落得常当当。”我虽耳濡目染,愿意长大了学“唱”,但一听“唱”的结局是“当当”,也就心虚。我不愿一辈子当当,所以才压下了学唱的心,没跟着戏班儿浪迹天涯。但那爱戏的情意却浸透了骨髓,我是救不了的戏迷。小时候儿,常一个人找个旮旯儿自说自划,学习那些名角儿的做派,如同鬼神附体。小学五年级以后,爱上了话剧,这毛病大约改不了啦。但从此接受了点儿洋文化的熏陶,中学时代竟不知天高地厚地读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演员的自我修养》来,自然是连蒙带唬,什

么也没看明白。不过,那份自我欣赏的劲头倒很充足。我常在教室里朗读剧本儿,在晚会上登台献“艺”,还去电台里广播,要是那时候儿有电视,我准会不知羞臊地“曝光”。我觉着我当大演员的坯子,什么都敢演,从不考虑别人是不是敢看,我以为我生活的路通向舞台,走向银幕。有一阵子,我练习表演的劲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今天我不是个结巴磕子,大约跟那点儿底子有关。少年时的梦是美妙的,但也是脆弱的。考大学那年,偶尔对镜自审,忽然发现自己貌不惊人。既无英雄眉,又无铜铃眼,鼻子虽尚称正常,但恐怕难以单靠鼻子入选。于是,怨从心头起,恨由胆边生,强压下报考艺术院校的宏愿,向隅而泣达数天之久。不过,我从小就没心没肺,过了不久,便高高兴兴奔往人民大学,入了中共党史系。可是,爱戏的心并没死绝,老是攒钱去看北京人艺的演出。到今儿,我还能背几句于是之、郑榕、童超、苏民、刁光覃们的台词。

幸亏那时候大学生的文娱生活挺丰富,接长补短地便有文艺演出,每年还有个首都大专院校学生文艺汇演。这便是我大过戏瘾的时机。我唱我跳我说我演,山东快书、相声、小合唱、舞蹈、小话剧,没有不干的。北京的大剧场,我都上过,还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和侯宝林、郭启儒、高元钧等大师同台献过“艺”。如有人保留着1958年庆祝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文艺演出的戏单,您准会瞧见我的名字。没当上演员,我至今还觉得怪可惜了儿的。倒霉在我的“尊容”上。话剧、电影明星我是不够格儿了,说相声也不行。相声演员“要么帅,要么怪”,我在帅与怪之间,两头儿够不着,于是死了心。

演不了戏便写戏。这也是过瘾。我写戏始于1950年。小学生的戏自然也是小学生味儿,充其量带有活报剧的意思,